

史紫忱著

文 雜

學苑書局 台灣 45 學苑書局印行



學生書苑 45

雜

文

學生書局印行

史紫忱著

45 苑 書 生 學

文 雜

雜 文 全一冊

著 作 者：史 紫 忱

出 版 者：臺 灣 學 生 書 局

本 書 局 登 記 證 字 號：行 政 院 新 聞 局 局 版 登 證 字 第 二 一 〇 〇 號

發 行 人：馮 愛 羣

發 行 所：臺 灣 學 生 書 局

臺 北 市 羅 斯 福 路 三 段 二 九 八 號
郵 政 劃 撥 帳 號 二 四 六 六 號
電 話：三 二 二 〇 七、三 四 三 〇 七、三 四 二 二 六

定 價 精 裝 新 臺 幣 六 〇 元
平 裝 新 臺 幣 三 五 元

中 華 民 國 六 十 五 年 三 月 初 版

雜文目錄

漫談雜文

- ① 雜文時代……………一
- ② 雜文思想之根……………六
- ③ 雜文的理性……………九
- ④ 雜文是多元的……………一二
- ⑤ 雜文與美感……………二〇
- ⑥ 雜文幅度觀……………二三
- ⑦ 結語……………二九

堅白篇

堅白之辨	三一
結屈聶牙	三二
煙是捕靈繩	三四
行仁政	三五
發展函授教育	三七
卡片學淺談	三九
美國之見	四〇
釋方法	四二
中原文化與臺灣	四四
恩怨問題	四五
談新舊文學	四七
楚美演義	四九
現代禪	五〇
打倒升學主義	五二
「迷信」自由	五四
繫於一念	五五

痛切反省·····	五七
殺賊成佛·····	五九
文質彬彬·····	六〇
一個矛盾結·····	六二
棒外·····	六三
男女分工·····	六五
勉新詩人·····	六七
人口新論·····	六八
猶太精神·····	七〇
開拓海洋·····	七一
談人力資源·····	七三
沒彈性的布袋·····	七五
雜配語文·····	七六
知識與道德·····	七八
有一點怪脾氣的人·····	八〇
說純文學·····	八一

喚醒歌魂·····	八三
批評·····	八四
改進國劇·····	八六
儒學與科學·····	八八
真善美聖·····	八九
文藝起飛·····	九一
漢學·華學·····	九三
第一等頭腦·····	九四
喜訊·····	九六
政治企業化·····	九七
先燃燒自己·····	九九
書相·命相·····	一〇一
執兩用中·····	一〇二
可貴的史膽·····	一〇四
向真理低頭·····	一〇五
新原道·····	一〇七

兵工政策·····	一〇九
談毒性口號·····	一一一
考試延攬辨·····	一二二
斥青年文化·····	一二四
書畫求變·····	一二五
博士·專士·····	一二七
阿米巴主義·····	一二九
哲學的哲學·····	一二〇
勿徒託空言·····	一二二
請服從多數·····	一二四
走武勿入魔·····	一二五
色情面面觀·····	一二七
誘發思考·····	一二九
坐享其成·····	一三〇
國際的引力·····	一三二
以耳代目·····	一三四

這筆時代債·····	一三五
史景搭錯了·····	一三七
嘴扁而舌軟·····	一三九
自由是什麼·····	一四〇
自己打自己·····	一四二
公開的秘密·····	一四四
我贊成運動·····	一四五
學運落伍·····	一四七
聯合觀念·····	一四九
我看方言·····	一五〇
老兵不死·····	一五二
中華聖經·····	一五四
民族精神·····	一五五
抗「廣告時代」·····	一五七
看古籍今譯·····	一五九
談何容易·····	一六〇

好人不寂寞	一六二
革新教學	一六四
平劇一齣	一六五
文化王國	一六七
計劃生活	一六九
適者生存	一七〇
浪人政治	一七二
教育事業	一七四
文藝批評	一七五
兩級會考	一七七
宣傳術	一七九
研究方法	一八〇
國父精神	一八二
量力生育	一八三
權變	一八五
開發頭腦	一八七

打破差距	一八八
辦與辦	一九〇
文史合流	一九二
自由原則	一九四
歌唱時代	一九五
黃色	一九七
摺膿疱	一九九
報紙與電視	二〇〇
情緒教育	二〇二
針灸	二〇四
美國人挑戰	二〇五
國產博士	二〇七
新物價觀念	二〇九
師資過剩嗎	二一一
華岡藝術館	二一二
堵服裝逆流	二一四

評文學論戰·····	一一五
黃金夢·····	一二七
擒賊擒王·····	一二九
新型人口觀·····	一二〇
談第九藝術·····	一二二
扼殺思考·····	一二四
決策賢明·····	一二五
健全文風·····	一二七
文化建設·····	一二九
本末倒置·····	一三〇
學術抗共·····	一三一
史命·····	一三三
文藝傳統·····	一三五
知識野心·····	一三七
回國省親·····	一三八

拾 零

第九藝術·····	二四一
文學的自我性·····	二四四
「書法今鑑」自介·····	二四七
「齊園」記·····	二五二
如山堂·····	二五五
華岡博覽會·····	二五九
華學會議的啓示·····	二六一
報告文學的新義·····	二六六
中流砥柱·····	二七〇
「黃洲國」之夢·····	二七二
仁者壽·····	二八二
讀書卡片·····	二八七

一、雜文時代

學術是一個網，錯綜複雜，脈絡相通，一體萬殊，萬殊一體。「易經」可以解釋這個道理。亞里斯多德把希臘學術統名之謂哲學，縱使千頭萬緒，仍能提綱挈領。先秦諸子學說，有人把它區分為九流，而它們的思想根源，及其意識型態的放射，沒有不可以銜接的。西洋現代哲學流派很多，但它對人生的作用，或者對哲學以外（實際上羅素也有「哲學中的科學方法」一書）以科學為首的許多學問，那一宗沒有相互關係。

文學在學術山林裏，大有張簡齋詩「濃蔭醉海棠」的意境，就是說文學濃蔭能陶醉其他像海棠似的絃外學術。文章本身籠罩一切學術，在大文學家手筆間，以各式各樣的表現方法，寫出文章生命衍化及文學作者生命傳遞的不朽結體，帶動整個學術前進。

真正文學的結體，總是獨立的，第一手的。

孔子說：「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是教育世人做學問時，必須求新，要有創意。舉一反三的學術效用，比「四因次空間」還玄妙些，一隅的「隅」，比明可夫斯基的「世界點」還神奇些。學術，尤其是文學，四隅之說，幾乎只有靈感纔可以解釋它。

司馬遷寫史，把靜態和動態的歷史資料，當做「一隅」，他執有：

①排資料之史；但他要反的三隅是：

②究天人之際，

③通古今之變，

④成一家之言。

假若他單單把握一隅，就不會有經緯萬端，貫穿各體的「史記」問世，兩千年來中華正史的規範，便無所憑藉。可見「舉一反三」對一個學術創作家的重要性。

文學中的「雜文」，雖在近代我國文學家的筆下或口中流傳，而它在學院派的文學項目裏，却一直沒有正式地位。劉勰在「文心雕龍」的「雜文」篇說：

「詳夫漢來雜文，名號多品；或典詰誓問，或覽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諷諠詠；總括其名，並歸雜文之區，甄別其義，各入討論之域」。

劉勰把雜文分為十六種，統納入「討論」領域。他所說的「討論」，與後人誤解的「討論」意義不同；依我看他指的是「論語」中的「世叔討論之」的「討論」。不管他說的雜文分類對不對，以「討論」甄別雜文的意義，同我們今天所說的雜文內涵，不盡相同。

西洋文學中的「散文」(Prose)一詞，含有平凡、常事、嘮叨、無聊的議論等義。雖然西洋文學史所記述的前期散文，不一定是「純文學」，也不一定是現代西洋文學上與詩

歌、小說、戲劇並列的散文，我們仍不能把今日西洋人眼光中的散文，看作我們所說的「雜文」。

古人既有「舉一反三」和「成一家言」的先鑑，我們不能老守一隅或只做啞啦啦，大家應該在實質上考慮「雜文」的地位。遠的像「昭明文選」的文體分類，根本不提示雜文一詞；近的像「古文辭類纂」，也不列雜文；「文心雕龍」雖列有雜文專篇，命義含糊。我認為假若我們不談中國文學史則罷，要談，與其說中國文學史是一部詩史，還不如說它是一部雜文史。不獨從古代雜文到現代雜文，有脈線可循，而且雜文波度遼闊，廣義說來，將使中國文學史改寫。

中國古代的學術著作，一直是文學、歷史、哲學的綜體，因而有人覺得談古代文學，必須把文史哲界限廓清。其實，西洋也是無法限定的：

赫洛多妥斯、杜吉狄德士的歷史著作，被西洋人作劃時代的散文欣賞。

哲學家柏拉圖的「理想國」，亞里斯多德的「詩學」，塞諾芬(Xenophon)的「西洛的教育」，也都是文學名著。

這裏不得不略述文學蛻變的過程：

人類在沒有語言文字之先，快樂舞蹈的歌謠之聲，就是詩。詩是人類真情的流露，最原始，最純樸，最真摯，它是文學之祖。

等到人類文化進步，心智發達，詩所有的單節奏不够包羅情緒和智力的表達，於是發生意意雜多的散文。

散文發生同時，其人物、故事、情節等較為多角的活動與記述，就為小說孕出生意。

戲劇藝術的發展，在掙脫小說的靜狀描繪，進一步把有真實的和虛構的多種成分化合的故事，搬上舞臺。

至於被我命名為「第九藝術」的電視文學，目前正在成長中，它可能總覆先期文學，也可能永遠在文學中沒有地位，現在還難作定論。

文學衍化原理既如上述，表面上好像雜文沒有立足餘地，實際上却不是這樣。中外不少古典名著，很多都是雜文累積起來的。雜文的精神根基，在於作者意識的雜多。作者情緒觸覺龐紛，表現技術又特別有變換性，他吸取的經驗相當廣博，名理醞釀更出人頭地。現代人總把古代雜文向現代散文歸類，而廣義雜文能包括散文，散文的狹義解釋，則無法容納雜文。

進一步推理，雜文在文學中，宛如草書之在書法中，草書不能界定是什麼人發明，猶之乎雜文之不能指出是什麼人創作的。有書法就有草書，有文學就有雜文。草書是各種字體書寫時的一種風格，雜文也正是各種文體中的一種型態。既然有人以專寫草書傳世的，當然也該有專寫雜文的名家。這就是我堅持要把雜文在文學中另樹一幟的道理。